

人在旅途

李新勇

## 乡愁的半径



彭忠中摄

随着年龄增长,我发现在我心底,乡愁的半径越来越大,思念的半径越来越小,确切说,思念的目标越来越精准。

刚出大学门,离开故乡,我的乡愁落在了安宁河谷那一块月饼大的土地上,多情的文字围绕那里的人那里的事那里的风花雪月,总写也写不完。

随着岁月增加,那片土地上熟识的人在变少,村子里的房屋不断翻建,道路拓宽,河流改道,水渠被水泥硬化,平整的田野被一顶顶塑料种植大棚割据,一切都不再是我熟悉的样子,一切都越来越陌生。

在房屋之外,故乡于我,更像一个传说。要是我不写作,是个令小村里的人感到神奇的写故事的人,他们早把我忘得干干净净。

老家的院子之内,父母日渐苍老,弟兄四人,大的三个外出谋职并定居,仅么弟留守,房屋翻建了两次,院子门口的看家狗换了若干任。刚刚参加工作那几年,在我远在数千里之外待了两年回去,看门的大黄狗见了,依然摇尾欢迎,而现在,走到老家的大门口,如果没有父母或么弟一家的人把狗链子拉住,我就进不去了。

亲戚、朋友和同学,分布在手机里无数个微信群中,貌似时刻都能说话,仿佛真正实现了天涯若比邻,事实上,只要没有什么要紧事情,一年到头难得打个招呼。微信改变了社会的格局,让所有人都变得若即若离,或远或近,似有若无。

乡愁便从一个小村开始,渐渐扩大,从小村到镇,从镇到县,从县到市,从市到省。如果出了国门,乡愁便可在国家层面上。当地地理意义的乡愁变得越来越浅淡之后,乡愁便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它是文化视角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它是对流逝在岁月深处的诸般过往的感喟和叹息。

如果说乡愁是一种百结的情绪,那么思念便是一种无言的疼痛。年轻的时候,尤其刚离开大学那几年,思念得更多的是昔日朝夕欢愉的同学或舍友。而现在,思念得更多的是父母、孩子和兄弟。基于骨肉亲情的思念,深入血液,是带着脉搏的温度和节奏的情感。么弟和弟媳承担农田活路之后,我的父母主要从事院子之内的劳作,喂鸡喂猪、一日三餐。说起来都是手上的活儿,却整日忙碌,不得一刻清闲。那些年,为供我们弟兄四个读书,终年累月过度劳累,以致父亲不到八十,背已驼得上肢跟地面平行;而母亲,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喂了两头肥猪,一头母猪,那母猪最是费神,每年出栏两窝小猪仔,从出生到出栏,每一头小豬仔比婴儿还难伺候,要保温,要防病,要打针,要除虫。几弟兄都劝他们别干了,同齡的老农老享清福。他们说,手上没有事情摸着,空落落的,时间就显得长了,混个天黑都觉得好漫长。辛劳了一辈子,连享清福都不会。

我跟爱人曾多次接父母来小住,一方面让他们从繁琐的劳作中解放出来,好好调养一段时间,另一方面让么弟和弟媳能够接手家务事。计划看起来很圆满,可现实的情况是,到我这里当天就开始操心家里的猪鸡鸭鹅,打电话回去左叮右叮嘱咐。我对他们说,出来耍,就要丢开一切,不要啥都放心不下。语音未落,么弟或么弟媳的电话来了,询问菜园子里的蔬菜要不要灌溉,要不要打药。父母亲比较起来,我的老妈简直就是国务院总理,大到每个子孙升学读书,小到谁失眠、谁食欲不振,都靠她下断章,其方式是拿主张、提意见、给建议,或者直接开处方,亲手配药。父母在我这里两个星期不到,就说要回家了。我对他们说,四个儿子四个家,哪里都是你们的家,你们那家都该住上一阵。他们说,对他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哪里生活起来习惯,哪里才是他们的家,好歹待满一个月,说什么都要回去了。百般不舍送他们走。待到飞机着陆,打个电话来报平安,隔着数千里,都听得父亲在我这里越来越弱小的声音,一下变得洪亮而底气十足了。那一刻,我真搞不清,二老待在我这里这段时间,是享福,还是受罪。

当年父母抚养儿女,虽百般辛苦,却有百般便利;如今儿女回馈父母的养育之恩,纵有千般条件,都顶多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多年前,每到过春节,为不给原本不堪重负的春运添堵,我哪儿也不去,窝在自己家里读书写作。自从知道父母只有待在他们习惯的地方才能感受到自在舒适之后,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带上家人,回到他们身边陪他们小住几天。

只可惜能待在父母身边的休假期,实在太短了,长则七八天,短则三四天。这点时间不够我跟父母说两三年不见面攒起来要说的话,不够我跟父母一起吃饭、做事,不够我慰藉一颗时常疼痛的心。因此,随着年龄增加,现在每次回老家,我便行踪稍消,不接受故乡任何同学邀约,定下心来待在乡下,把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拉得更长一些。

这些年,我不时写几首歌词。写思念于我最拿手,

比如由著名评弹演员陆锦花作曲并演唱的《原乡情》:最美是重逢,别时泪汪汪,天涯路途虽遥远,远不出母亲的目光。又如倪晶晶作曲并演唱的《秋风引》:在秋光,秋风长,慈母村口常守望,青青草,青草黄,多少相思问夕阳,乡情都在归途上,故园遥遥路悠长,海棠落尽胭脂色,牵挂染透两鬓霜。再如由马瑞雪作曲的《何处不乡愁》:母亲的叮嘱/乡音温暖,父亲教诲/天高地宽,疼爱的目光/山长水远,一份乡愁/一份挂牵。

把这些歌词罗列到一起,我突然发现,我对父母的心痛却是可以言说的,而可以言说的感情,恰恰是浅薄的,哪里赶得上父母爱我那样从不言说却又深入骨髓、无处不在啊!

东疆掠影

宋枫

## 竖河的月亮

我和辉同学吃完麦面烧饼后,几乎是漫无目的到街上走走。竖河镇是东西走向约百米的乡镇街道,道路的北边中段是公社办公室,路的南边是一排紧挨的居舍,落日后街上便没有了别的行人,只有我和辉或前或后或并排的走着。

喧嚷了一天,一下子被黄昏无情地打断,有几声蝉鸣把傍晚讲述得更加寂静。偶有几扇略显暗红色的窗棂里透着灯光,标示着这户人家还没有入寝。天上繁星在傍晚的余光里显得有些无精打采。

我只能看见并排走着的辉的身影,看不清他的面部表情,凭着感觉已经走了几分钟,我俩不约而同地在镇上一座最高的建筑物前停住了脚步。这座建筑物是公社干部办公的地方,二层楼,楼的一半盖着房,另一半既然是露天平台,我们拾级而上来到平台,辉站着,我也站着。

白天被太阳晒得烫热的楼面还有余温。辉说了些什么话,关于复习关于就业关于文学关于写作关于喜欢那一个女生……认真的或者不认真的,正经的或者不正经的,现在通通忘记了,一句话都没留下来。同样,我对他说了些什么话,也通通忘记了,能记得的就是,要不我们去做代课老师吧。

我俩就这样站着,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回味着麦面烧饼留在齿隙间细碎的余香,仍然是谁也看不清谁的表情,依着说话的语调和口吻的缓急,感知对方的思想和情感。

辉的脸庞的轮廓明显了起来,看到他眉眼有了忽闪的动静,哦,月亮爬上了树梢。不约而同地我们看到了在天地相接的一轮藤盘大的月亮悬浮在半空中。

我想那晚当在农历六月十七日或者十八日。此时我们对月亮,该是相互握着手;奔程之前,惜别……

……之后三十八年,淡淡如水,各自小跑,浅耕营生。近一年来常遇豪门茶舍,隔案呼杯虚度残茶,细品彼此人生过往。我看着他虽依旧浓密却大半花白的头发,他也瞅着我,各自笑了,没有客套更没有调侃。喝了两盏之后,或他或我就会说起竖河公社办公室露台上的情景,麦面烧饼的故事连年迈的辉妈妈都依稀记得,仿佛就在昨夜。可以见得,竖河镇上空那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沉浮在我的心底,也在辉同学的心底沉浮着。于是,我自然的想到,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辉同学成长为一个统领一方的主事,而同样有点诗人细胞的我成长成为一个爷爷,我们貌似有了或大或小的苟且之能。月亮盈亏涨缩可期,人生跌宕起伏可量。而沉浮在心底的那一轮竖河镇的圆月,总能把我们的初梦撑得满满。

原本属于诗人辉同学和枫同学之间兴之所至的约定,现在感觉到是一种人生中最为可贵的情趣和前行在未来岁月中的小马达。

灯下漫笔

朱水兵

## 抚慰伤逝的情义

2月3日是欢度新春佳节的前夕,这天阴霾晦明,寒风瑟瑟。

中午时分,邮递员为我送来元月30日出版发行的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总第4409期,集中刊载着4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逝世的讣告。其中一位引言:朱盛昌同志逝世。讣文中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专家委员会委员朱盛昌同志因心肺衰竭不幸于2019年1月17日凌晨3:59分在北京复兴医院逝世,享年88岁……”

我重读年高德劭的朱副总生前给予我这个晚生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封、信笺回复一封又一封苦口婆心、情殷意切的书信。霎时烙印在心底许多往事,把我的思绪推溯到1991年4月。

18岁的我年轻懵懂,不揣冒昧地提笔给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杂志主编的秦兆阳写了一封委托他帮我邮购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创作与构思艺术》一书。

75岁高龄的秦兆阳在“早已离休在家,年老多病,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于1991年9月8日从他住地北京北池子二条给我回复一封二百字左右的蝇头小楷书信;同时还夹有一张面额十元的崭新钱币,“……家里虽有些适合你读的书,可住处离邮局较远,邮寄很不方便,只好寄去十元钱,供你买书之用……”

1994年10月11日,秦兆阳因病逝世。我不顾唐突,眼底盈泪提笔致函《当代》杂志社主编朱盛昌先生。

朱主编及时回复我一封言简意赅而又亲切感人的书信。他的圆珠笔书写笔迹是那样的苍劲娟秀,“朱水兵同志:来信收到。你对秦兆阳同志的真挚感情,很使我感动。你说的秦老给你寄十元钱的事也很感人。这件小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老人家为人的真诚。你说你准备要写一篇纪念文章,这完全可以。我建议你好后在当地报纸发表。你说给秦万里写了信,他没有回信我想他们家里收到的慰问信肯定很多,也不可能每信必复,你已表达了你的感情,这就了了你的心事,不必一定要等他的复信。你说对吗……”

那时我心中无法遣散对秦兆阳伤逝的情绪,就从南京踏上去北京的列车,想到慰问一下秦老的遗孀、子女,但在电话中被秦老长女秦倩婉言谢绝。

我给朱盛昌写去了第二封书信。他回信说:“朱水

兵先生,五月份的来信收到,因为这一阵生病,回信晚了,请谅。你对秦兆阳同志一片至诚,我很感动。我想他的家属也很心领你的这份情意。秦老去世,家属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悲痛,长时间不能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他们不愿意你去他们家,以免引发他们在平息的更大悲痛,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今年10月秦老去世一周年,据我所知没有什么纪念活动,因此你千万不要为此跑到北京来,以免白跑一趟,还要花路费、住宿费 and 伙食费。你一个渔民收入不可能很高,干吗要花那么多的钱呢?你要纪念秦兆阳同志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你自己岗位上努力工作,而不是跑到北京他家里去哭一番。因此你千万不要来,来了是不会有有人来接你的。此致,敬礼!朱盛昌,1995年7月31日。”

深受朱盛昌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我噙着热泪写出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散文《珍贵的信与十元钱——怀念秦兆阳老人》。在恰逢秦兆阳逝世一周年之际,经时任《文学报》总编辑郗国义先生润笔,发表于该报1995年8月3日。此文获得江苏省第七届报纸副刊优秀作品二等奖。

1998年,我又第三次写信给朱盛昌,他在回信中欣喜之情跃然纸上:“七月七日的信收读。你对秦老的怀念之情使人感动,你的文章获奖也使人高兴,我祝贺你的成功……”

真正的朋友,在你获得成功的时候为你高兴并给予你鼓励;在你遇到不幸或悲伤的时候,会给予你身上的抚慰与精神上的温暖!

散文欣赏

刘希

## 聚散两依依



夏天,注定是一个离别的季节。

徐志摩在《再别康桥》里写:“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一个“夏虫”,就让人看到诗人再别康桥的时间必是夏天,在夏天这个离别的季节里,不只是人恋恋不舍,愁绪满怀,就连一只夏虫,也滋生了离别的愁绪,因伤感而不再发声。

那年六月,我正上高一,从镇中学考入省城高中的我,新鲜与骄傲的情愫还如潮水在心中翻腾,不曾体会到离别的愁。尽管经历过九年教育,与同学分别的次数也已经有过浅淡的两次,但由于年轻心智都稚嫩的原因,对离愁感受并不深。相反,那时的我对究竟还有些期待,散,意味着能寻找新的梦,散,意味着更加美好的生活。

所以,我实在读不懂那期刊上的文章,那期刊发了一位高三姐写的《聚散两依依》:“聚也依依,缘分让我们从陌生变得熟悉,到后来成为相偎相守的好伙伴,我依恋你,我的同学;散也依依,如今我们学成毕业,面临分开,万千的不舍与眷念,但仍旧无法阻挡我们各奔东西的脚步。唯愿珍重二字伴你一路平安!”我喜欢她这种琼瑶式的文题,却读不懂她心头的离愁。

“事非经历不知难,情非感受不知深。”高三那年,同样面临毕业的我竟然莫名其妙有了学姐的那些忧愁,突然就深深地理解了学姐的心思。一边是对聚的依恋与眷顾,一边是对散的无奈与失落,依恋之情无以言表,所以聚也依依,散也依依。

高中三年,我和一个叫静的女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曾相约这辈子都要做姐妹。她在毕业留言册上写:“我走了,可是我多么奢望我能留下来,陪你一生。”我回赠她:“我不想松开你的手,不舍放你走,但我们的友谊能穿越时空,亘古不变。离别不哭!”虽然劝她不要哭,她要走时我却哭得稀里哗啦。这么多年一直记得,我和她站在老槐树下告别,两个泪人儿的手,松开了又牵上,牵上了又松开,直到最后一班列车驶来。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没有谁能在离别时做到心境坦然放声歌唱,没有谁在分别时满面笑容情绪高涨,离别终归像一朵盛开的栀子花,花开无声,花谢也无声。

琼瑶说:“也曾数窗前的雨滴,也曾数门前的落叶,数不清,数不清的是爱的轨迹,聚也依依,散也依依。也曾问流水的消息,也曾问白云的去处,问不清,问不清是爱的情绪,见也依依,别也依依!”依依也依依,依依也依依!依依是不舍,依依是眷念,依依是情,依依是爱。一个“依依”,把聚散离别的情状描述得淋漓尽致,温情又温暖!

漫步人生烟雨路,聚散无两两依依。

方言考究

老钟

## 龙钟碰到木觉

小时候听大人讲龙钟碰着木觉(go 浊音)的故事。

说从前有两个人,一个叫龙钟,一个叫木觉,是好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白相。有一年夏夜,龙钟与木觉坐在一条板凳上摇扇纳凉。龙钟感觉腿上被蚊虫咬了奇痒难忍,他俯下身子伸手去搔痒痒,搔了几下,还是觉得痒,再使劲搔,还是痒,于是加大力度狠命搔几下,边搔边嘴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一副痛苦难忍状。有人拿来油灯照照,想看看到底被什么给咬了这样痒。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龙钟的手正在狠命地抓搔旁边木觉的腿,木觉的腿早已被抓得血肉模糊,木觉却浑然不得知。见此情景,大伙对木觉说,

伊么作勿啦数目,自己痒抓别人的腿,那么你呢,被抓成这个样子,难道一点也勿得知个,晓得知觉咯。真正叫龙钟碰到木觉。

“龙钟碰到木觉”也有现实版。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那里有个乡村医生,原学的是中医,后也学会了打针、拔牙、动个小疖子手术什么的,因有点“三脚毛”,加上服务态度特好,方圆一带百姓有些小毛病都唤他来查看。我们西边队里有个姓黄的病号,几乎三日隔两头请他上门为其打针(屁股上肌肉注射、而非静脉滴)。一天,乡医照例为这位黄姓老头打针。一针下去,两人便拉起呱来,不一会儿完事,黄老头一边提裤子,一边收拾床头柜上的东西,发现一小瓶药水还在,便嘀咕“怎么还有一瓶药水?”乡医拿来一看,这才发现,原来,刚才根本就没有打开药水瓶,扎的是空针,打的是空气。两人面面相觑,乡医连连打招呼。结果,黄姓老头屁股肿了一个星期,差点儿没发炎。因为是老熟人,也就没较真吵起来。旁人听说后就评论,真正叫龙钟碰到木觉,一个是“龙钟”,拿着空针筒为人扎,一个是“木觉”,这么多空气打进皮肉里也勿得知胀痛。

“龙钟”是一个叠韵形容词,其中“钟”字,沙地话中读同“种”,为连读变音所致。“龙钟”古与蹢躅通用,而《汉语大字典》中“蹢躅”有“小儿行貌”“老人行貌”“行立不稳重”等多个义项,其核心意思都首先指因年小或年老,而走路摇摆不稳,跌跌撞撞,尔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被用来指身体衰老、行动不便、反应迟钝。我以为,也可直接从字义和字形上会意,人走路成龙行状,即像龙首一样,左右摇摆前行。因此,“龙钟”在本原上古人都说指衰老,年迈,行动不灵便。你看,人到老年,行动迟缓而呆滞,反应麻木而生硬。普通话里因此也有“老态龙钟”的说法。例如:

①你看伊有一眼龙钟个特。

沙地方言中,并没有只以“龙钟”说老态,而是将“龙钟”是所含的糊涂显现出来,直接用以说糊涂不清,即虽未老态但却已糊涂。例如:

②母亲打电话给女儿说:“女儿啊,我的手机不见了,我找了一天也没找着,丢了,你回来帮我寻寻。”女儿:“妈呀,你不是正在用手机给我打电话么!”母亲这才恍然大悟:“你看,我今朝真是龙钟来,明明手机在手里,到处去寻找手机,真是老年痴呆了。”“龙钟”在沙地话中,又常常说“龙阿龙”“龙里龙钟”“脱玉龙钟”“龙憾憾”。“龙里龙钟”就等于在原来的形容词之前又加上了表示程度的副词。“龙里龙钟”即“糊里糊涂”的意思。

再说“木觉”,“木觉”的觉,也就是我们说的“觉察”的“觉”,指感觉。沙地话中,G与个往往通用。“觉”(ju)读成“go”,意思上就是说觉悟、知觉、感觉、发觉、觉察。感觉不灵敏、麻木糊涂,用木字来表义,算是再形象不过了。你看,世界上哪一样东西会比“木头”再麻木迟钝?而“麻木”一词就有三个“木”组成。所以,我们平日还说,“木知木觉”“木木火火”。为了加重语气和程度,我们还往往把“木觉”说成“木里木觉”。例如:

③你木里木觉啊!腿肚子上两只蚊子喝得饱饱的,一拍一手个血,竟一点也勿得知。

“龙钟”碰着“木觉”,意指糊涂碰着糊涂,一对糊涂。需要指出的是,虽“龙钟”与“木觉”都有糊涂、反应迟钝、麻木的意思,但两个词还是有差异,各有侧重。“龙钟”偏重于指认知上的迟钝,认知反应的不灵敏;“木觉”则偏重于指“感知”上的迟钝,是感知(包括听感、视感、能感等)上的不灵敏。

星期诗汇

张士达

## 夜归人

浪迹天涯的游子  
漂泊的心仿佛一叶小舟,无处安放  
只有在梦里起航,苦苦地寻找  
家的温馨港湾。然而  
梦多了,归心似箭  
便踏上返乡的迢路  
一路奔波收获着疲惫  
但心间流出了甘泉  
距离朝思暮想的家,越来越近  
胸腔里一只小鹿在狂奔

天上没有一丝星光  
更无饱满的月光,可家的方向  
不会坠落在黑夜里,是永恒的坐标  
行走于宽阔又平坦的水泥路上  
双肩披着清风,步履轻松起来  
村口有株老槐树守望,家里亮着灯光  
还有,可口的饭菜缕缕飘香

夜,比锅底更黑  
可家是一盏暖暖的灯  
给夜归的游子丝毫不差地导航

